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私家秘藏

小

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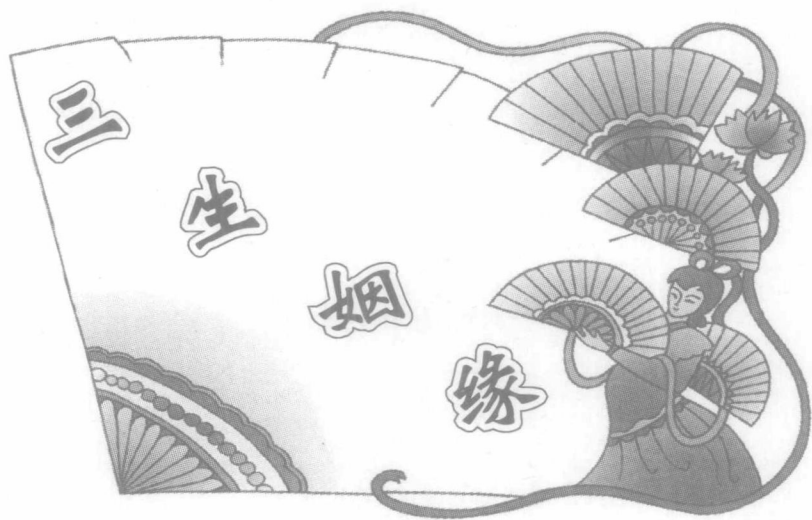
百

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三十六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清·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 撰

目 录

- 卷之一 玩春光山塘遇美
寻秋色玄墓赠金 (5)
- 庆元宵善言滕武 进天香巧遇吴娃 (20)
- 卷之二 访佳人空门结义
晤良友道路闻名 (35)
- 托记室引钱寻线 得青衣寄玉传香 (50)
- 卷之三 遣书生村儿窃帕
会契友羽士留情 (65)
- 赴科场江中遭祸 报恩德寨内存身 (79)
- 卷之四 俏书生连传词藻
美英娘密订终身 (94)
- 王府中椿萱遭变 吴衙内恶棍强婚 (109)
- 卷之五 再游杭绿堤松咏
复吴门西席兰篇 (123)
- 赴秋闱儒生登榜 进京都难女逢仙 (137)
- 卷之六 闻凶耗书生下第
强逼嫁寨女离山 (153)
- 占春魁权奸护事 封列侯仙丈传情 (169)
- 卷之七 辞月老春园计会
忌冰人绣户佳期 (188)
- 香闺内花神梦兆 锦堂前桂子双生 (204)
- 卷之八 锦衣归顽樵劣栋
脱凡尘雪凤花鸾 (219)
- 登金榜双成合卺 庆齐眉各受皇恩 (236)



三

生

姻

缘



卷之一 玩春光山塘遇美 寻秋色玄墓赠金

诗曰：

人生幻景皆成梦，混沌乾坤渺茫中。
沧海桑田常易变，歌楼舞榭总然空。
清名胜事垂今古，慧质佳情表锡风。
岁月如流催甲子，郎君又作白头翁。

盖闻天地人，称为三才。轻清上浮者为天，则为风云、雷雨、日月、星辰；重浊下凝者为地，则载山川社稷。惟人生于中央，且种种不一。若得山川之秀，社稷之灵，或生天才，或生神童，此非凡人可比。若非文星下降，岂能有锦心绣口，下笔千言立就，可称为才子。又有香闺女子，无师无友，亦能韵古博今，才华竟胜过男子者，此乃得天地之气，钟山川之秀而成。此则淑美可为佳人。世间既有佳人，必生才子，而佳人始字。若非其配，不免于终身之叹。如一才子错配村姑，亦难免无花朝月夕之怨。所以才子务配佳人，不失室家之好，关雎之雅矣。正是：

从来才子配佳人，偏是红颜薄命真；
古往今来多淑媛，看有几个得良姻。

话说唐朝德宗年间，江南苏州府有一乡宦，姓王名礼，字仁诚，官拜翰林侍读，却也是世代簪缨。年已半百，独旅京师，后携家眷到京。夫人徐氏，系昆山徐御史之女。所生一子，名云，表字清霓，年交十六岁，已入泮。真是才高北斗，学富五车。一日，仁诚见儿子聪俊，就感念祖宗，打发夫人同儿子仍到苏州阊



门外租房居住。因仁诚官居翰苑，是个清高衙门，故此仆从无多，童仆十数人而已。常言道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谁知王云亦不好繁华交结，惟有闭读为事。所有往来者，莫过文朋诗友三四人。最契者，一姓张，名兰，表字秀芝；一姓万，名鹤，字飞仙，亦是在庠。这二人与王云不时诗酒往来。况徐夫人治家严肃，教子有方，故此王云轻易不敢放荡。一日，正值仲春天气，王云想着那花娇柳媚，欲到虎丘一游。奈夫人严谨，不敢启齿。心闷无聊，只得在大门前闲望。正看着来往之人，忽听得叫王相公，王云回头看时，却是张兰家人。遂问道：“张盛到此何干？”张盛道：“家相公有书在此。”遂呈上。王云接过展开看道：

弟张兰顿首致书于 清翁年兄台下：日来春光明媚，正值柳歌桃笑之时。想虎山游人杂沓，鸟列笙簧，吾辈岂可虚此良辰，当以寻花问柳，聊借为行乐。度足下亦不阻其佳兴，望来晨早降文旌。此订。

王云看完，向张盛道：“承你家相公美情，何以克当。可上复你家相公说，我明日自然来领情。”张盛领命回复主人不提。却说王云回至内室，徐夫人道：“我儿这一会到那厢去来？”王云道：“告母亲得知，孩儿适往门前闲步，有张秀芝着人送书来，明日请孩儿。”夫人道：“书在那里？”王云在袖中取出递与夫人，看道：“既承朋友之情，也不好却他。只是不要荒儒业。”王云道：“晓得，不消母亲吩咐。”当日晚景不提。次早王云梳洗已毕，去问夫人安。才用过早饭，家人进来禀报：“张相公家张盛在外请大相公。”王云闻言即起身换了巾服，进内堂禀夫人道：“孩儿去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游春，可早些回来，免我挂怀。”王云道：“孩儿晓得。”出来叫锦芳跟随，同了张盛来到船边，见有三四客已在座。船中诸友看见王云，忙出舱上来迎道：“清冕兄为何来迟？”叫船家搭了扶手，王云上船进舱，与众友揖罢。道：“弟至甚速，何言来迟？”向张兰道：“承长兄昨日赐华翰见招，



弟不胜雀跃，只是屡叨厚爱，何以克当？”张兰道：“游春消遣，何出客言。”王云道：“还有何客？”张兰道：“并无他客，只候兄至，就开船矣。”遂吩咐开船。船家解缆，往虎丘进发。张兰就请了四人：王云、万鹤；那两人亦系相知朋友，却不比他三人知己，一姓李，名贵，字尊九，一姓金，名圣，字洛文。总在城中居住。金李二人家道倒也富厚，只是不大通，俱是买的武生。文虽不通，亦甚有趣。金圣开言向王云道：“清霓兄连日未获尊颜，佳文佳句自然重叠案头矣。奈弟辈不能领教，甚觉惭愧。”王云道：“小弟并无拙句，间或有之，亦是鄙陋之词，何当洛文兄过奖。”李贵道：“前日小弟在县尊处贺寿，见一座围屏，寿文甚佳。因问起县尊，说是费二衙送的，后道及乃我兄佳作，县尊大赞不已。清霓兄青年如此大才，将来必为庙廊重器。”王云道：“岂敢。此前费二公烦弟作寿文，不过草草应酬，不堪入目。”万鹤向王云道：“前日小弟有一篇窗课，送与兄涂抹，不知可曾赐教？”王云道：“正是，小弟倒忘了，也不敢当涂抹之言。飞仙兄之文，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，取青紫如拾芥耳。”万鹤笑道：“兄又来取笑于弟。”王云道：“岂敢假言。”张兰命家童献茶。众人吃茶之间，说说笑笑，不觉已到虎丘泊岸。船家请相公们上岸。五人出舱，带了两个家人上岸，走到山门前来。但见那：

纷纷游玩客，队队靓红妆。

沸沸笙歌处，幽幽桃柳光。

重重瑶殿阁，片片酒家坊。

闹闹寻春女，翩翩假进香。

五人步进山门，看不尽眼前景致。但见那游春女子络绎不绝，描不尽脂粉粉，说不尽窈窕风流。王云甚觉舒怀。遂同众人走到一个洁净茶坊中坐下吃茶，看着那山下来往游人。正看之间，走进两个女子：一个年将三十多岁；一个只好十二三岁，是个女儿，虽然无倾国之容，倒也生得洁净。但见他：



脸傅微粉，色带轻桃。金莲窄窄，云鬓高挑。青衣妆俏，身赛柳条。行来袅娜，手执竹敲。

那女子走进来道：“众位相公，小妇人来唱个唱，孝敬相公们。”李贵道：“原来你们是唱唱的，既如此，可拣个优雅的唱来。”那女子闻言，轻敲竹板，婉转歌喉唱道：

纱窗外月影儿香，春云暖游兴忙忙。青梅如豆，和风和风畅。茜红裙，妒煞佳芳。烧香客，尽是娇娘。画船叠满，山门山门映。柳伴莺，轻翅轻狂。花间蝶，粉壁东墙。新声燕语，翻花翻花浪。笙箫处，多少才郎；歌楼内，谁要还乡。纷纷醉客传杯觞。

女子唱完，众人喝彩。王云向女子道：“你们不象是这里人氏，好是江右口气。”女子道：“小妇人是江西人氏，因家中被难，流落在此，不久也就要回乡了。”王云道：“我说是江右口气。可有好曲儿，再唱一只。”女子又唱了一套。张兰叫家人称三分银子赏他。女子接了，道声多谢，又到他处唱曲去了。李贵道：“那个女子倒也生得风骚。”万鹤道：“尊九兄一双眼睛不住的相着他，原来有心于彼。侍弟作个东，叫他转来，请兄消遣一番。”李贵道：“飞仙兄又来作乐小弟了。弟不过说笑话，那有此心。只怕兄未娶佳人，倒有此意。闻得今冬恭喜，难道就等不得？”张兰道：“兄们不必取笑。”随起身算还了茶钱，步下山来。正行之间，一个小童跑来说道：“酒席完备，请相公们坐席。”五人回至舟中。张兰送席，李贵居长，金圣次之，万鹤年十九岁送第二席，送王云第四座。李贵道：“往往叨僭诸兄，今日断不再僭。”王云道：“诸位长兄，该坐就坐，何必客套。”李贵道：“又要小弟放肆。”随依次坐定，家人斟上酒来，轮流把盏，不觉酒过数巡。万鹤道：“今值此春游，清冤兄同金、李二兄在此，不可无佳句，负此良辰。”王云、张兰道：“小弟们正有此意。”向金、李二人道：“二兄意下如何？”李贵道：“兄素晓弟等不知文



墨，待兄们诗文之后，弟自另有别法。”张兰道：“既如此，飞仙兄请起韵。”万鹤道：“小弟先放肆，却无题，怎好起韵？”王云道：“今日此游，就可为题，何必别寻。”张兰道：“甚佳。”家人就送笔砚锦笺到万鹤面前。万鹤道：“先献丑。”随取笔在手，不待构思，挥就一诗，送至王云面前，道：“先面俚句，望长兄改正。”王云道：“岂敢！”随看上面写的是《仲春游虎山即景》，诗道：

风光春去又春还，绿水流霞花片鲜。
夹蝶迷香魂未足；游鱼系橹意犹翩。
寻歌白雪声声调；步韵红裙朵朵莲。
若得桃源沉醉去，青衿安有不从怜。

王云看完道：“飞仙兄佳句，真为铿金戛玉，可为兼品。”随递与张兰，吟毕亦道：“清新之句，不减古才。”万鹤道：“真乃班门弄斧。如今该到清霓兄了。”王云道：“秀芝兄先请。”张兰道：“主不僭客。”王云随取过笔来，亦不加思索，就和一律，送与万鹤面前，道：“长兄珠玉在先，小弟之作甚觉污眼。”万鹤尚未开口，李贵、金圣站起来道：“清霓兄之才如此敏捷，弟们虽不知诗中深意，也借一观。”四人同看，诗道：

春光九十惯循环，惹得花枝朵朵鲜。
紫燕剪云翻扇扇；新莺梭柳舞翩翩。
红楼细曲调笙管；绿馆绒妆点翠莲。
曲水橹声留不住，东风摇曳醉心怜。

四人看毕，大赞不已。王云接过来送与张兰道：“这该轮到兄了。”张兰道：“兄们锦绣在前，弟不如不献丑罢。”万鹤道：“兄如此大才，何必太谦。”张兰取笔要写，又向金、李二人道：“然虽如此，二兄方才云有别法，让二兄作了法，小弟再当献丑。”二人道：“岂有此理。兄快完了佳作，待弟等作法。”张兰道：“既如此，得罪了。”张兰想一想，取笔写在锦笺之上，送与



万鹤、王云二人面前。他二人同看，也是一首和韵诗，道：

晓日和风春易还，山川花木总妍鲜。

新黄系柳垂烟禁；玉白冰梅含露翩。

画阁红儿留翠眼；湖舫绿士写青莲。

年年此节韶光好，甚是无情却也怜。

二人看毕，互相称赞。三人向金、李二人道：“弟等丑俱献过，二兄有何别法可作？不然，罚以金谷酒数杯。”李贵道：“且消停。长兄们作了佳句，且将杯暖酒润笔再讲。”张兰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命家童斟酒，各各饮了几杯。王云道：“尊九兄如今没得推托了。”李贵道：“小弟不推托，也不是什么推托别法，前日偶学得一只【黄莺儿】，倒也十分有趣，今日当唱与兄们听，可不要见笑。”万鹤道：“若是唱雅曲倒还有趣，比做诗更妙。弟们洗耳。”金圣道：“尊九唱得好便罢，若唱得不好，却要罚酒。”李贵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咳嗽一声，将扇子一拍，唱道：

黄昏月正斜，俏冤家不回家，多因恋着风流蛇。相思顿加，衾冷难捱，阳台梦里情儿假。狠心呀，翻云覆雨，刻刻望灯花。

四人听罢，俱各大笑。万鹤道：“尊九兄唱得妙虽妙，词意却淫，非是文人气象，该罚该罚。据小弟意竟该罚十大觥。”李贵道：“淫词艳曲，乃文人以寓兴情，何以倒要罚酒？这个定然不敢领教。”金圣道：“唱这等曲子出来，一定要罚的。”王云道：“小弟说个情儿，尊九兄罚了三杯罢。”李贵经不得众口嗷嗷，勉强饮了三杯。随饮完，向金圣道：“小弟唱得不好，又要罚酒，看我兄如何？”张兰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”金圣笑道：“小弟前日听见一云游道人唱一道情，我尚记得，乱唱与兄们听听。”万鹤道：“妙极妙极。若唱得好，有榜样在先。”金圣笑道：“兄这等量小。”随取箸在手，在桌上一拍，唱道：

采药仙，晚归岩。讲玄经，说道签。烧丹运度成真



炼。芝兰满室生光彩，凤鹤飞鸣火枣兼，青松道法容常
恢。但见那云童垂发，真是桃源无限。

万鹤道：“好妙音。”独李贵不做声，隔了一会，说道：“独他唱的便好，偏是我唱了还要罚酒。”王云道：“尊九兄之妙音，谁敢说不好，系是风骚曲，故而敬三杯，非是罚也。”李贵闻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清霓兄说得有趣。”张兰道：“二兄法已作了，请用酒罢。”金圣道：“秀芝兄，酒已有了，略散散再领如何？”张兰道：“既如此，请用过饭再饮酒罢。”随命家人捧上饭来，各各用过，起身盥手饮茶，倚着水窗闲话。家童换过席，众人复入坐饮酒。酒过三巡之后，张兰道：“吾辈先前成句，此际该行一个雅令，才好饮酒。”家童捧过骰盆，张兰捧在李贵面前道：“请教长兄行一小令。”李贵道：“小弟断然不敢领教”。张兰道：“逢场作戏，必要请教的。”李贵道：“小弟愿罚一杯，让洛文兄行罢。”金圣道：“兄不行令由你，不要来攀扯小弟。”万鹤道：“尊九兄既然愿罚，就请教洛文兄罢。”张兰道：“飞仙兄说得有理。”命家童满斟杯酒捧在李贵面前。李贵接过一饮而尽。张兰将盆竟奉金圣道：“兄不可学尊九兄，随意求作一法。”金圣道：“弟也效尊九兄，罚一杯罢。”众人道：“二兄岂有不行令之理，务必要请教。”金圣道：“小弟其实不能，愿罚一杯。”张兰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金圣也饮了一杯酒。张兰将盆奉与万鹤道：“求长兄脱套些罢。”万鹤笑道：“弟也不能，请教清霓兄行罢，兄意若何？”王云道：“兄也学此俗套。”万鹤方饮完了酒道：“尊九兄，洛文总不令，小弟放肆。既二兄不动骰盆，只行口令罢。”万鹤道：“弟说此令要个一点红，白头翁，花花锦，万物空。凑成一绝。如不合式者，定罚三大觥。”金圣道：“此令只觉太难。”王云道：“洛文兄不消着急，且待飞仙兄说了看。”万鹤念道：

日出扶桑一点红，光阴催攒白头翁，
世间多少花花锦，回看江山万物空。



万鹤念罢，向李贵道：“愿行。”李贵道：“小弟不能。让诸位兄说完了，等我慢慢想出来，然后说。”万鹤道：“既如此，到洛文兄。”金圣道：“小弟也然后说。”万鹤晓得二人不能，道：“竟到清霓兄。”王云也不推辞，随口念道：

玉兔东升一点红，嫦娥可笑白头翁，
广寒总是花花锦，轮转乾坤万物空。

王云说毕道：“如今该哪一位？”李贵道：“顺下来。”张兰道：“那有主人僭客之理？”万鹤道：“秀芝兄从直些罢。”张兰也随口念道：

翰苑榴花一点红，花陈未取白头翁，
春来如许花花锦，苦雨酸风万物空。

张兰念完，金圣赞道：“三兄真正仙才，随口而出，就成句法。”万鹤道：“不要大才不大才，如今轮到二位兄了。”李贵道：“小弟也想一个在此，只得献丑说一说。”众人道：“请念来。”李贵随念道：

细口樱桃一点红，佳人不喜白头翁，
身穿红绿花花锦，夫丧依稀万物空。

众人听过，拍掌笑道：“罚，罚，罚。”李贵道：“为何许多罚字？”万鹤道：“此令甚好，但末句不利于妇人，故此要罚。”李贵道：“这个不敢领教。小弟想了这一会，连心中的黄水也想出来，才想得这个令儿，倒还要罚酒。不服不服。”万鹤道：“莫说想这一会，就想一年，连心都想了出来，也是要罚的。况有言在先，若不合式，罚以三大觥。”张兰道：“尊九兄说此令，甚是亏他。若罚以酒多，毕竟不服，可罚了一大杯罢。”万鹤笑道：“既然东君说情，遵教便了。”李贵无可奈何，竟饮了一大杯，向金圣道：“如今轮到兄了。”金圣道：“小弟说出来不如式，也是要罚的，倒不如不说，竟罚了一大杯罢。”万鹤道：“竟遵教。”金圣饮完酒，向万鹤道：“令已终，还是如何？”万鹤将骰盆交还



张兰。张兰道：“飞仙兄，再求教一令。”万鹤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张兰欲送令与王云，王云知觉，随道：“小弟有些小事，要告罪上岸一行。”李贵道：“清霓兄可是去解洩？”王云道：“然也。”张兰道：“弟奉陪了去。”王云道：“兄们不必起身。若是拘理，使小弟不安，弟一去就来，连小价也不要跟去。”锦芳道：“同了大相公去。”王云道：“不用。”竟独自一人上岸。众人道：“清霓兄可就来，莫使弟们久等。”王云道：“晓得。”众人在船上饮酒不提。王云一路东行，却没有东厕，又走几步，才见一厕。正要上去出恭，转眼见河边泊着一只大船，纱窗中隐隐的好象是女眷在内。王云就立伫脚不动。少顷，只见几个侍婢扶出一个女子，年可十四五岁。船家搭了扶手，先是一个半老仆妇上来，挽扶那个美女上岸，然后众婢上岸，簇拥而行。但见那美女生得好：

色如芙蓉带雨，眉如新月初升。樱桃呀呀吐娇声，
云鬓堆鸦丰韵。窄窄金莲三寸，芝宇文彩光生。纤腰一
捻恐倾城，袅娜蹁跹名胜。

王云心中想道，世间女子我阅过也多，未尝今日见此女子，真为天姿国色矣。不觉心荡神迷，出了半日的呆，连出恭二字，也打入九霄云外。又想到：此美人不知那家宅眷，总是些侍女相随，并无长辈相从，好生奇异。看他这个排场，自然是乡宦人家，不知姓甚名谁，可是本城人否？又不知美人可曾字人？一会就有许多的想头。又想到：我不如赶上前去访个下落。又恐有貌无才。又想到：天既生美，岂得无才。一头走一头想，不觉行至山门前，竟不见美人。心中又自恨道：为何不走快些，只是延捱，以至人归何处？又想到：美人舟泊于此，不过在此山上游玩，待我细细找寻，少不得遇着他。就急急忙忙走上山来，各处追踪，直寻到山顶亭子内，见一丛女子在那里走下来。王云喜之不胜，站立在旁，看那些侍婢簇拥着美人，又往别处游玩去了。王云道：“这美人如此端然，头也不回一回。若见了小生，美人



可能留意小生在此思慕你。若是美人茫然不知，可为空相思耳。”随走至亭中道：“这厢是美人所坐之处，小生也稍坐片时，沾些余光。”随坐下，抬起头来见两行墨迹尚淋漓，起身近前看时，就喜得眉开眼笑：“我猜美人有才，果不出所料。字迹尚新，又写得龙蛇飞舞，自然是美人所题之句，决非他人所作。”随吟读道：

金屋花香登法亭，姑苏城外虎丘□。

行云湖泊山为伴，借此浮踪影复形。

王云吟哦了几遍，鼓掌大笑道：“我说非他人所作，真正是香奁之句。非出美人之口，而出于何人！”又复看道：“为何诗后竟不落款？是了，恐其怕人晓得，故不落款。美人诗中之意道：行云湖泊，借此浮踪，自然不是近地之人。为何得到此游玩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又将诗吟咏了两遍，欲要和他一首，又无笔砚，心上又恐美人去远，只得走下亭来又去追踪觅迹。寻到山门外一望，只见美人已往前去，就忙忙赶上，偃在旁边，欲要问个姓名。奈何总是妇女，不好启齿。渐渐望着美人已至船边，只见丫头仆妇簇拥进舱而去，船家解缆开船。王云见船去远，美人似隔巫山十二，心中十分着恼。于是：

风流从此寄相思，意乱魂迷无了时。

眼望横河帆影远，寸肠百结有谁知？

王云见舟已去远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垂头丧气而回。却说舟中李贵等，见王云解渡半日不回。李贵道：“清霓兄许久不回，莫非失足坠入东厕。”张兰道：“尊九又来取笑了。”随向锦芳道：“去迎迎你家相公来。”锦芳上岸去寻了一会回来，着急道：“小人四处寻遍，不见大相公是往那里去了。若不早回家，犹恐夫人责罚小人。”万鹤道：“痴子，你家相公必定遇着一个得意人儿，留恋在那里。我们总去寻去。”众人上岸，各处寻觅不见，复回至船边，正在议论之际，只见王云从东垂头而来。众人迎上笑



道：“清霓兄这半日到何处玩耍来，使弟们各处找寻。”王云也不回答，也不做声。李贵笑道：“想是清霓兄着了魔也，为何不做声？这副嘴脸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王云由他们说长道短，只是口也不开。张兰道：“兄们且不必闲讲，请到舟中再叙。”众人随上船进舱坐定，万鹤见王云只是垂头叹气。万鹤笑道：“清霓兄真被魔矣。”向锦芳道：“汝快去请一个道士来，与你家相公解襁解褙。”众人闻言拍手大笑。王云也不觉笑将起来。张兰道：“清霓兄端的所为何事，去了这一会，可细谈与弟们知之。”王云道：“此言因说不得，故不说与兄弟。”李贵道：“小弟等也还算与兄相契，有何大事不肯说出？”王云道：“不是弟不言，还要少迟几日言方可。”张兰道：“清霓兄既不肯言，何必强之。我们还是饮酒罢。”王云道：“酒已不能饮了，弟要告辞返舍矣。”万鹤向张兰道：“日将西坠，恐清霓兄令堂相望，可叫开船罢。”张兰就吩咐开船。不多时，船到阊门，众人登岸，谢过张兰，各自归家不提。却说王云所遇之美人，乃是浙江钱塘县人氏。其父姓吴名斌，字文勋，官拜兵部右侍郎，年已五旬。夫人孙氏，所生二子一女：长子年已十八岁，名璧，字玉章；次子才交三岁，因父名而起，故叫文郎；其女年方二八，因夫人生他时梦白云满室，故取名叫做梦云，生得真正倾国倾城之貌，吟章咏絮之才。自交十龄之外，广读诸书，勤精翰墨，所以吴璧之学问反不及其妹梦云，故父母爱他如掌上明珠。向因搬家眷上京，原取其便，奈夫人不服北地水土，故吴斌命他儿子同母亲、妹子仍归故里。是以一路南来，所过名胜之处，梦云无有不到者。侍婢相从带的有精良笔砚，可以留题之所，则就倾珠玉。一日，舟至姑苏，梦云向夫人道：“孩儿闻姑苏虎丘名胜，母亲可同孩儿去走走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心里不耐烦，不去。你哥哥睡在那里，叫他同你去便是。”梦云就推着吴璧道：“哥哥，日间为何如此好睡？船已到姑苏，妹子要上虎丘一游，哥哥可肯同去？”吴璧睡思正浓，那里